



亦讀也東卷六世孫也而天童意概外見于塔銘宗口慈概下不載素雪林也

諸山

素雪林

黃龍宗也真淨

墨橋州

嗚呼雪林

九祭文首句用嗚呼字其休非一或曰嗚呼哀哉或曰嗚乎某人或曰嗚呼某人或在首

尾皆用嗚呼哀哉或在中間每節用嗚呼哀哉者二三乃至五六節用者蓋某人有

可嘆惜之者每換節而用之

雷守具越

此言出世濟度眾生如雲起生雨潤万物也公羊傳觸石而出雲雷寸而合不崇朝

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而已注側手為雷按

指為寸四指為雷泰山在東故為具越也

大方追配前哲昔聞黃龍怒嘆其血寐寒雲仍幾致

角折

黃龍之法孫乃及齊寥也故曰折角也亦雅云

為米之子為孫之子為曾之子為玄之子

如漢雲也仍漢書作耳者也注耳孫者元孫之子也

魁岸非自正先為人魁岸注廉棧如崖岩之故自會廉離塩切四方水也又成也集句作擲亦作棧棧自本廣傳成棧棧半廣同注李青曰神日之成日棧自會棧從監切動也魁岸天高也廉棧成也

言其去高曾益遠但可聞之也
吾能起家吾子于雪林也**目電光制**面視諸

方跋指惡知**山林城市如劔一吹**言亦師思

劔一吹莊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吹劔聲則微小堯舜俗中既譽若於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劔聲者亦何異乎吹劔聲曾無足可聞也夫吹竹管劔首謂劔環頭小孔也莊子吹飲也

握筆謂子

非子奚說為言平生雪林橘州無二之交也

無翁言不付炎熱也山谷詩翁**我雖心語公以**

意吹言心友**云前一燈捨我而滅**一燈也**霜餘木枯**

乳豆言師雖死雪豆猶絕**絕**言師雖死雪豆猶絕**撫公不應**言虎關

乳豆言師雖死雪豆猶絕**絕**言師雖死雪豆猶絕**撫公不應**言虎關

乳豆言師雖死雪豆猶絕**絕**言師雖死雪豆猶絕**撫公不應**言虎關

嗚漢詞也嗚一結切
走塞也誤廣自別也
曾曰穉也子死者穉
曰誤

作義堂之
涕淚嗚咽一香薦誠永以為記

天童辨山名了軒嗣浙翁與淮海同門也**肇淮海**

嗟云子厚今**歲方周乎一甲**日一甲**道將行而止傳**

已唱滅故止**潤雪黃之初步**師元住雙林寺與傳大

指松山頂曰此可栖矣木士居之其山頂黃雲盤旋

如蓋故号曰雲黃山初步謂最初出世也雲黃山蓋

徑山**障金鬘之百川**金鬘指金山寺辨山舊所住也

光中住人躡金**千丈兮飛雪長庚兮挿天**上一句謂

一句住天童也**學懂之而摩厲**學懂之往來不絕負也

長庚天白山也

單義少下

袂之履蹇之而踟躕蹇履聲也我扁舟而汎其兄

體也此句謂辨山赴天童請時虛谷以招廷谷即云天童淮海此時行具曾偈言之

始徹始以偈互相通也忽訖音之隨前風入林兮悲特枯木風吹

謂之春到荆兮不鮮書林云京兆甲真兄弟三人欲分庭前紫荆花忽破為三明且

悲風見之皆枯死甲真相感復合荆樹亦慄引釣於危髮將斷也

也毛詩云鵲鴝在原兄弟急難云々今言辨山與淮海同門之謂也

將斷也毛詩云鵲鴝在原兄弟急難云々今言辨山與淮海同門之謂也

也毛詩云鵲鴝在原兄弟急難云々今言辨山與淮海同門之謂也

且方古而獨存者道也閔一時之隆替者人也人之

芝岩名東洪浙翁之資也

同

存亡道之休戚休善也戚惡也

余頌乃壽更衰其者四衣也

葛斐衣也四々哭瑣麓者二毛詩云仲氏吹墳伯氏

年也又二年也吹麓兄弟故夏也意見

下甸墳况衰切乍墟以土為之六孔聲濁喧然麓除

童許辨山大慈洪芝岩辨山宿草而大川塔禮記祖

徑山濟大川三也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又哭吾芝岩嗚呼嗚呼道

乎人乎嗟滄之學者向隅歲刑法志古人有言曰

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

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其心也

其孰為師門之有無芝岩已逝矣吾於浙翁門下非

斯人之為慟而誰與論語云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

予々々々顏淵死子哭之慟從

道遠矣
又又道
人々々々
化化々々

宗胤曰吳隱東公妙先
高華藏明極惠存
高淨慈自得惠獲
高天童空智正覺
高丹霞子清玄
芙蓉階高投子
青牛高太陽玄

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

東谷

名妙也住靈隱空智
三世也丹霞之質也

受化大陽子及履浮山後世吾才
子如按投子出高

洞上一脉不絕如絲見下浮山受記或作託字浮山

與明安廷公相契廷咲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無人
耶以平生所着直裰皮履示之曰他日果得人書偈
為證云云遂得投子青鷹以木陽皮履直裰付之曰
代吾續洞上之風云云大陽明安禪師識投子青云
苗蕃茂如深密固靈根也**程杵孤危**此言曹洞佛法
至大陽明安廷
禪師無可續人直裰皮履付遠錄公云云兼之待
得投子付之其隆之危者如程嬰杵臼之取立孤趙
武昔者晉國有三氏曰韓曰魏曰趙晉獻公生時屠
岸賈謏趙朔或云夙伐之趙朔本嫁官女生一男子
于時歲一歲屠氏之兵聞之圍官求之官女藏男於
裙下相謂云若使趙家不斷絕則無為孤今啼也兵

入官去女投此子於地時此子卒不啼以在裙下不
知之程嬰杵臼抱子入山中有時杵臼謂程嬰曰一
朝害我命與長年保養子何難何易程曰官身者在
易養子者至難杵臼云然則我為易汝為難夫吾取佗
人之幼子以為趙武汝出行岸氏之處偽曰吾與杵
臼於趙朔之囚並名爭勇者也以故此間與杵臼坐
約保養其幼子雖然今力竭心降自今而後吾在門
下若欲殺趙武吾從彼處云程諾即行屠氏如前言
屠氏相喜即用兵圍之杵臼抱宅子云吾與程嬰趙
朔之中勇士也今程違約却如此吾不知程氏授子
於兵拔利劍自刎死屠氏不勝善即殺此子與千金
於程牛以此金保養趙武經十五年而後獻公語官
人云昔屠岸氏以讒代趙朔今其無罪今國家中
有趙氏之子否官女曰程嬰養趙武今年十五公疑
之官女詳告事于獻公不則召之趙武容白魁奇勇
力勝絕即繼趙朔之家業又聞于朝代屠氏云云今
此用之者程杵續趙氏之將亡獨**大陽弊徒**前更謂
浮山之技洞上之欲斷者也云云

報子補錐接子兼太陽弊履以錐補之也說苑子將斬羽截鐵此至利也使補履不如兩錢之錐云

寥々南來濕州有師宋智溇州人也故号溇州古佛道齊太白

宋智之道德者法浪天替不謂注云替至也三世百

年東谷傳宋智覺傳自得輝傳東谷也得衆以寬待物

以慈法幢六移初住嘉興本覺次移平江靈岸次常州卒歲次平江万壽次慶元育王次

跋安靈隱厥聞四馳是即六度交霄之巔識戶後得此言淮海

浙翁會中與吳坐天方附庸倚毗東谷嘗住万壽時

東谷相識也小國附大國曰附庸倚毗也淮海集重建利濟院如檀記曰吳東門利濟院万壽寺附庸也應菴禪師始

建立得鹿同夢亡羊者誰此云元在吳一処住居今

松橋東自海合沙以人近化之

逢者猶亡羊之不得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

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澗中覆之以蕉

不勝其喜俄而遺其巫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頃陰詠

其事高聲傍人有聞者用其言取其鹿歸告其室人

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

者矣室人云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誰有薪者

耶今真得鹿是夢真耶夫曰吾拙得鹿何用知彼夢

我夢耶薪者之故不歷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也又夢

得之主棄狙業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故之士

師曰若初真得鹿妾謂之夢真夢得鹿妾謂之

實彼真取若麻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

人得鹿今拙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于鄭君曰曰

嚙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曰曰夢與不

夢臣不能辨之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

孔丘孰辨之乎且徇士師之言可也云此故事曰

在子... 吾已非... 吾今日吾也不愁年...

未田... 改未田也...

事其詩... 公田... 起雲...

得之... 我落南台六霜後... 吾已非... 世相到頭霜雪不私... 相逢一笑故...

私及竟香爰見...

爐烟上浮... 景巍... 瞻之仰之... 斯焉... 肇淮海自謂焉...

枯椿... 禪師歟與淮海同門也...

同

道之難行... 其來已久... 觀在昔之聖賢不狗身之... 去就... 之秀...

錦屏山名在蜀閬州城南... 稀云...

道不行... 受...

坡半時蜀山川之氣被奪中木盡枯也

支万里之孤策歷諸方而參

扣紛枝葉凋落拔叢林之穎茂

此言今佛法將廢之時分師獨出世叢林

英傑凄凄三處而作雲

日三處住山也即越之大禹寺潁州開元寺姑蘇虎丘寺

也

卷十年而歸岫

十年已來當神暗而花明抱松

枯而栢瘦

此言不競時世浮華也栢瘦二字栢椿之

抱病之

與石像之同龕

石像謂開元石佛也法苑西

謂也

佛迦葉佛遂迎至通玄寺今開元寺石像今謂之浮

佛而謂栢椿嘗住開元寺也同龕者法佑褚遂良昏

久弃塵世事與駱勒一食清齋八時禪誦云々

遇金湯之賢守

日將軍也此叙一堂之水雪蓋於開元寺築

堂曰刻翰林之錦練

日文章也此必程滄州

既獲真

而踐實宜望尊而弥壽陟致爽之穹崇

致爽圖名在虎丘寺白師

曾住虎丘湛味翁住虎丘錄中結隻小參

寐群蛙而

雅奏

世間妄庸之徒說禪說道群蛙之鳴也然師住振

田雞蛙字或作哇謂聲也徐曰古人言淫哇之聲也通作蠅漢

書王莽贊紫色蠅聲注蠅邪也又六樂之淫聲近世字

者謂為蠅之鳴失其義矣蛙亦作蠅勻會蛙字注其

聲蛙淫楊吾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

也日中正則雅多哇鄭注咸日其聲中而正者大雅

之章也多而哇者淫樂之聲也南史孔雅蛙為南群

太守取居門庭之內中萊不剪中有蛙鳴珪日我以

當兩部鼓吹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日此殊

聒人耳珪日我以鼓吹殆不謂典刑之尚存

注而已二字與本作能之一字蓋私能字可也

日在使正流而奔湊亦千載之難逢又一朝之永謬

師外使正流而奔湊亦千載之難逢又一朝之永謬

應衆生鳥乎良哉眠生死如屈信生如伸臂死如屈

唱滅也臂無量壽經云百

歲命終猶如壯士屈本不生在老師而何咎不滅也悲摘垣

伸臂云々信與伸同道行也今言謂迷之凡夫輪回生死也揚脩

之索塗道行也今言謂迷之凡夫輪回生死也揚脩

身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騰矣錯冥

魂曠枯糟乎廣沈摘垣之索塗冥之行而已矣錯冥

々之昏晝誤日夜我與兄之相知自凌霄而邂逅

猶徑鳥栖一枝也故曰栖集於同條也雖栖集於同條

山也謂燕雀之屬也趙武靈王探雀聲而食之是也子生

望孤鴻於雛鷺示雅狀鳥子生須母哺而食者名鷺

謂燕雀之屬也趙武靈王探雀聲而食之是也子生

而已自嚼食者名雛謂雛雞之屬也此言孤鴻上比

注可收異本有與發注級之枯樁異本取淮海下在蓋可預異本

枯樁也離鷺比迨分席之東西每听言於左右念留

衣而為別重祖翁之授淮海行狀師過雙塔居之九

五祖衣歸之枯樁也蓋言留嗟辰星而齒寒極痛心

衣付於同門諸老重其傳受也出于論語之文言如斯

而疾首允也一疏兄母二嗅之菲薄之奠兄亨乎否

卑下西江人也至世名廣謀已高華藏厚卷善律任天童

臨濟圓悟十有一世馬駒踏入圓悟同記自贖濟至

一世也江西馬祖受西天般若多羅識記云金雞解

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云々注曰金雞御粟者

以讓和尚金剛人雞知時而鳴以覺未寐之人謂也

羅漢僧者以馬祖漢列之仲徒賒人受南岳讓和尚

法食之供或曰馬祖於羅漢寺而出家也如然又圓

悟駱氏而受臨濟記人也故曰同記共馬氏而記亦

同受之也。大惠應菴出類拔華。兩家兒孫。悟下之尊宿也。

兩家木。頤頤。頤頤。毛詩曰：燕飛而上，曰頤。飛中更有。

聞此庵佛智。此庵景元禪師也。世稱元布。水息淳庵。

如器傳器。佛智之司水庵也。水庵之司，淳庵也。流至西江。

之法。波瀾振起。出于西。東角三山。東角即角東也。明。

曆住。雪豆育王天童。滔天鼎沸。蝦蟇魚龍飲者皆死。

三刹。皆明州也。息焉。春反。湯柱見底。日西江。大地。

皆喪身失命也。陸沈。只遺隻履。方松風哀。天童有。巖花雨。渡天。喪老。

成叢林。短氣。言失此老叢林之意。氣充短者也。惟我與師。江淮風。

抄西江與淮海名。近切隣輝。淮海與西江同鄉。歟。又。

字風。誼風教也。淮海住。遠同祖裔。余制切裾也。西江乃佛智五世淮。

育王也。圓悟故云。王樹既埋。蒹葭何倚。坐時人謂蒹葭倚王。

同祖裔。樹也。曹康亮何充會之。笑曰：埋王樹於土中。一奠告。

使人情何能已。以王樹比於蒹葭之卑也。誠涕泗如洗。

死至於公佛法可以言數矣。言至於公死佛法之運教已極也。昔趙。

州年至一百二十時。南有雪峰焉。世云南有雪峰。峯北。

滅天下歎之。然慰。典牛年至九十七。典牛名天游。成。

南有雪峰。皆云也。典牛。姓鄭氏。湛。

長壽證。引也。

示寂也。珍藏叟。

示寂也。示寂也。

示寂也。示寂也。

示寂也。示寂也。

示寂也。示寂也。

示寂也。示寂也。

示寂也。示寂也。

示寂也。示寂也。

示寂也。示寂也。

汪山偃溪庵南高漸翁按之而拙庵光

堂準之法嗣也。時四海有妙喜焉。典牛雖死，公之壽又唱滅去也。

既不及二老。偃溪歲七十，五而入窳也。又世無雪峰妙喜使予得

見而師之。今東南幅員万里。幅，周匝也。負與隕，同或作圓亦周也。欲求

類公者，予耳冷未聞其人也。唐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文字召用，帝怒云：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論輔臣曰：此人躁妄，欲求內相，點也。佛法至是

窳窳非數乎。黃河赴海不足喻予之淚，秋風鳴籟不足泄予之哀。烏乎

節不足泄予之哀。烏乎。介石。住淨慈，高僧也。同

未俗住山在貴黃紙。今末世之禪和子，雖無才德，喜取公帖出世也。黃紙，唐貞觀中

木宋用麻紙寫詔，高宗以白紙多，造物界公共衰病。

至。天與其住持，命既病之矣。後遇歲艱，黃面風，撐

百漏船。學者八面來師，以沒底船濟。漫刺御袖，此

衡蓋歡進之謂也。古未有紙削竹木書姓名，謁人故

日刺後以紙曰名紙。此言師袖化疏以歡進助衆也。

臨齋乞米。齋，齊也。齊身口意也。驕兒索飯，謂寺之

嗔飽喜我行四方。我於闕士如牆，指惡知識小智

虛夸。言天下衆徒妄夫，其唐宜紹命脉，宜和紹

高宗兩朝年号也。此時圓悟，乾淳氣魄，朝道淳熙考

木慧等存介石其末孫也。介石之先祖光佛悲照，浙翁等存

也。皆為氣魄易，係精氣為魄也。天慳地闕，神盡寶

異本作早字，其字同，早賜心

惜日芥石死也天地今慳閱此命脉也冷灰粟焰師

滅神明何不惜師之命使之唱滅乎將曉景星曉天星稀也負如半

泯滅冷灰一点火殘也佛法替陵同時愛憎異世悲慨介石存生

世人之愛憎死後人皆諸君不信有遺錄在錄在石語

絕我作苦語慕惜之也世上之常也摸寫活手虛空段也凌盡血續夫豈為公

佛法悲乏也不為公只為佛法悲乏也不實義活手段世法虛空于下云云私之

雙板名中元閩之福清人也住虎丘同

公力不能勝衣禮記檀弓云趙文子其中退然如而

手鎖無以喻其剛于將言不能出口是亦趙文子而

懸河無以當其辯郭象之辯如懸河也奉身雖簡而持律之法

甚煩生身雖後而千載之前如見雖後生有古人風

也古人腸不至席腸尊者腸不食不下嚥履不蓋藉衣

不掩着席六十年骨痛大法之陵遲此言佛法將

也出世其居庵如常公之隱大梅法常禪師隱其出世

如東山之來雪如五祖演住雪峯之時也又福州

十四圓頂即游諸方雪峯東山惠空禪師本群陳氏子

意不可則去之豈得失之為患契悟於草堂紹興

行未物去就也予嘗謂提唱而至松源提綱拈提等至松源

嗣審庸 音響為之一變再變而為雲巢雲巢名瑞松源之嗣也

如張樂於洞庭之汗漫莊至樂言魯侯祭海鳥奏韶樂曰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之聞而飛歎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卒聞之相去還而視之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者謂天地之

復變而為胡部新聲坡詩自從夷夏亂七絃久已廢注唐法曲雖失雅音然本說芟之聲故曆朝行矣天寶十二歲始詔導調法典與胡曲新曲各合作自余夷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前輩嘗言今世取謂鄭衛則皆胡風矣而雅音替壞不復存矣其語其体皆卑劣而如胡國時樣之新聲部

又流而為巴歌里謔客歌於郢中始曰兩部之義

視古佛之語言謂七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云々 信巧拙之有間見佛祖言語或巧而奇謂今法偈等或拙而妙只隨宜巧妙也

商確言與商量知音也
確當作確且都賦都判
廢士商推方俗往商度
也確粗畧也

眼目會忙經切增白閉
目也眼花落地之矣

人之過古人予未敢意是而臆斷曩與公談常至

夜半或頽顏而攘袂日佛法 復一咲而冰泮自七年

之阻隔常寤寐之在眼念商確之無從商確粗畧之謂也禮

記祖弓孔子之衛遇旧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記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喪未有所說驂旧館無乃已重乎夫子云予嚮者入而哭之 望雲而涕泣

謂双林死虎丘 尺書忽來計之 透紙光爛妙手之書者墨如透

紙何劍池之席未温劍池在虎丘也住 而西崦之期

已晚西崦日 留別偈於將真猶寄聲而眷別珍藏

遺書於我也 五徒失異友叢林失後彦万里驅車而

失軸風濤盪舟而失岸已落力之義歟初聞訃而

若亡復悲慨而振腕惘然自己世變愈下朋友道

散無柰短綆者常已汲深尋常凡庸之徒憑愚者靡

受勸諫寒相離而暖附不與師匹敵也面過譽而背訕聞公之言亦

宜愧汗知音罕逢從舌所歎或鑄金以肖形范蠡與

滅吳遂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越王謀或琢石以銘賢

等也恨二者之不能徒寫予之中情字憂也二者

石溪掩室之詞

十襲祖衣贖翁受而不傳襲似立及畏也凡好貴物

十襲宋人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納之以為大寶也
草檀十重中十襲也此云法衣深包也贖翁者松源
也晚年故人謂贖翁也松源領六袈裟法嗣之中無
可傳者即作議云我孫傳衣行石帆愚堂欲着之
重不堪被之月石溪著之云々贖翁松源也見一水
庵被一掌即耳贖乃有省然後嗣密庵從茲已后有
贖翁孫也修撰楊棟撰御書傳衣菴記畧心月師掩
室々々師松源蓋松源嘉泰壬戌將示寂於靈隱時
掩室往雲居千里而難逢居弟子紛然招所傳衣莫
知所付乃問四眾曰沒量大漢為什麼搥脚不起又
日開口不在舌頭上有語即授衣南北禪衲千教無
一契者乃囑徒弟宗禮曰留真吾塔所三十年後當
有的孫來住此山可以付之迨淳祐丙午心月自虎
丘被旨繼其席開堂之日宗禮從眾中出捧衣宣言
日師翁密有默記付囑如是心月咲日昔二十四祖
師子尊者四世而二十有二人然必以傳衣定正嗣
餘皆傍出大陽廷禪師老無的傳一日謂淨山瑯琊
二子曰吾道非遠即覺二子對曰吾二人皆父母矣

木陽垂淚乃以皮履布直綆遺淨山曰為我擇人付
乏後得青華嚴大振曹洞宗顏面不覿尚尔吾嘗依
師于此聞拳鐵酸鎔作麼生咬吾擬對師曰不是心
心疑之碎皎卿再來而師亡矣今得之豈偶然受衣
之翌日宗禮忽書偈別眾曰吾事畢矣端坐化丁由
是播傳德聞天上心月自徑山即挈衣與俱結茅藏
之以俟秉者士子七月菴作內臣宣上方以御書傳
衣石溪四大學賜臣僧心月徑山以游火中微石溪
至賣衣鉢買糧飽其眾其年償山門通六十万緡明
年創大覺傑閣數斤餘衣供役景象復振師俗姓王
世居肩青神之瀨堪其傳者誰歟魏我凌霄迺翁
毋揚氏臣揀之族也

得而弗居掩室不登徑山終其居者又誰歟惟公祖

松源父掩室應兒孫補處之議如弘乘折薪負荷之託

此言石溪荷檐掩室法也折薪者傳不祖嶺南樵父
道之謂也石傳昭七年傳云鄭子步聘于晉云子老

為豐施飯刈田於韓宣子注豐施邦公孫段之子三
年曾以刈田於賜改曰君以丈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
而賜之刈今無緣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以
聞於君私致諸子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
也以微薄喻貴重施將懼不能任先人祿其况能任
大國賜傳其取不傳松源法衣不傳居其所不居
也乃翁取則從微至著出夷入險而終至於光明燁燁
不居也則從微至著出夷入險而終至於光明燁燁
又何憾乎光明盛大如斯傳衣渠畫飛半夫
造閣藏此衣嗣傳墨華其委自陽滿田
衣閣渠今高負也也昌陽菖蒲
也曰徑山菖蒲也言則嗣其傳者果誰歟東西之
石溪已死妾庸多也則嗣其傳者果誰歟東西之
間阻衣帶水今此言東西之間阻錢塘江石溪與觀
物初別居故曰帶水也陳後主荒蕩隋

陽素守爭歎于江南之策文帝曰我為民之父母豈
可阻一夜帶水不拯之乎乃平之隋史一詔謂阻衣帶
水者蓋指揚子江為南北之限者也前書未酬今計忽至概宗林之閨
寒得不為之一唱也耶

西江

在前從國信六世任天童高厚庵

同

於戲道之行時之駭繫如公昔年勅於應緣埋光

鏗彩皎伴光亮之隱西山亮座主見悠然無出山意

時緣終迫逐之詔起公於南昌則人亦遂之請也南

公之賣於離也游至浙右常州之由乳豆玉儿

而至太白乳豆雪豆也踉佛智息菴曾大父故步佛

鐘玉篇楚高切平木
器又和諫切韻也
削或威光

息菴當西江之曾而先後之非時使然耶豈圓悟一

派湮微而俾公大振之耶西江圓悟門於戲古佛故

家指天童也老智云阻別今時新規當代之九仇為

山一簣猶虧天童經老智之造真猶有所自詭全功

詭俱毀其欺謾也時不我與功已不終而光陰掄材

鼓橐却之造當也又云無底囊也又用力良方大有

躬為而復已翩然矣我問公疾病中相語猶琅

轉躬之間遺墨敷行悵皎興之暮思憶鄰燭之分光

物物住育玉而江住冥人嶺山日入也此日師

天童故曰鄰燭也

年久而寂滅之時也

悠毛月
思之憂
亦作收五
子德然
而遊又
漸遊五
期貝

俱如日也。腫大技桑。西江禪師不生不滅之心性，不去暗昏也。猶如日色然。

古樵名侃，石橋高，石橋可宜，京兆之文，得山。

同

石橋之門龍象餘幾。門下名宿，孰世其家，早樵耳。

授受親密，波瀾演迤，有取不用，上之必偉，東西諸歷。

東序之事，西邊之事，文經武緯，文德經天，武德緯地。

師子細能歷，誠人也。有武無文，無以懷民。

梵大師知文知武，漆衣相將者也。有所不作，之必。

美實浮于名，過王公欽逢，挽之瑞世，今出曇。

花蔡葉琴，河何麓。琴川麓，水名，指惠日寺，師井。

石橋橋取石橋記五
才可直住山骨若出門
子牛庚承車道遠家
徑松之半發金而為也
又築亭池上為橋子
亭通行人往來宜首
廟為石橋北有神
南有天台皆聖賢
擇止也法眷一可宜
橋取為法柱

網紀盛整鳳臺鐘阜金陵再至。鳳臺保寧也，鐘阜，蔣山。

住也。上栢披榛。安吉列上栢。金碧錯峙，曰殿五。外提。

持上。取謂琴川何麓。燁々燁々，擊予孤陋，黍聯昆季。

古樵與物初。敲磕宗猷，琢磨道誼，患也。予郵恍也。予。

起論語子貢問曰：巧咲情兮，美目盼兮。日勝日貧。

在鐘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

曰：東坡宿於鯨阜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于。

有餘言，点定才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船中，公遺人取。

而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動。

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曰：願聞之。

公曰：日勝日負，云不如曰：如人善轉日勝日貧，耳東。

坡聞之，拊手大嘆，亦以公為知言。今此用之，蓋老子。

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之謂也。又增道損生之謂也。

鐘會難也，時文里曰
毛覓峻時山屹立之

江湖 莊子 大宗師 魚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術

入泥入水言利生方便之謂也 江湖相忘無心而相逢也 各徇緣徒愛

我念我續尺鯉尺素也 雖別居常被通音信也 尚記循門今書碧

泚易所謂勿疑明蓋簪注蓋合也 替疾也 雪夜敲手速也 言尚記 賈女府修門之碧泚而逢

灯暖爐菲王羲之請門生家不遇視斐儿滑淨因書真草相半其文誤刮去驚海累日

通作樞似粘有美實而材光文彩如指古 駁謂文亦也 今倚此意句不成 對善忘心勸笑

語豐清話互對如兩敵城壘相對也 片時無油斷置今勉而不勸 貞史記日穆少為細為紀

一別兩年影落海淡此言物初此間別古樵而漂泊于江湖也 淡 涇也 計昔

轉聞香隅千里塔菴一畝扁在徑 出法華矣 晴將續矣人物眇然 眇然 將誰望矣

古樵止於此矣化城之燈 化城 石橋

未

黍稷不陳饋數文切 飯也 吁嗟奈何付之一喟

亡耶存耶月透清泚小渚 云泚

江湖

明晦堂

蓋嗣華嚴演道庵住育王 者歟 又光佛照之資也

璨無文

知進非難能退不易知難與易有道君子師來東南

指浙之東南也 位望方峙逾年謝去與病為侶視其進退如

盈科水盈而後進有碍即止我觀今世力挾負取僥

倖一得忍死不已聞師之風其類有泚道之與時得

此失彼古猶病諸論語堯舜師乎宜矣我六節峰特

釋義抄下

十七

和訓三 僥倖中庸 微求之幸 謂取不 當得而 得者

位望自會去也 國望名 自謂位望有位人 何望之 盈科 盈科 盈科 盈科 盈科 盈科 盈科 盈科 盈科 盈科

立不倚用舍進退曾不與是鄭峰明及育王也師道高似鄭峰雖然用舍進退不似也貽厥後人有此焉耳德也

暉石室 各法暉無准

佛鑑諸子王立當世高明者如游如夏子游子夏弘達者

如由如賜子路端木貌重而氣完行修而德粹至師則猶

顏氏淵閱世無心嗜閑有味分半座於五峰五峰徑山師破

庵之法嗣也破菴只分徑山半座而已終不止徑山

以木剝空居小剝者也其子孫暉師徑山首座著舊

而死相同不期年而長逝則於乃祖破庵實異世而

同揆雖然破庵之歿後三十年鼓行四方澤流天下

增明手理家時與事賜
什德字又與事車中
年事才子多中高明者
孔門如有子游子夏
李路字仲由政事之冠
賜姓端木名賜字子
貢言語之科

破庵此三十年之後法首盛之

者多其族類師之出處死生蓋與乃祖大略相似矣

後三年十盛大光明者其相似歟不相似歟菴死後

三十年其兒孫遍天下師亦可知此乎否

雲大虛 名德雲湛笑翁之法

才不與氣合不足以為士學不與道合不足以為士

具是四者而欲得志於天下雖聖賢不能為蓋天之

所必惡人之所必忌也大虛負才高明挾氣正大始

而博之以儒學大虛塔銘曰生而雋秀垂髮中而參

之以聖教塔銘曰逮冠薙染賢首宗工壽丕庵終而

單義抄下

十八

上南宗
子復子
子游子
孔門居
天字科

約之以至道

即往謁吾宗也塔銘曰一旦默然白真惠之教豈闕文字耶即往太白未幾抵

靈隱見咲翁十一見器之俱至大慈命入記室

故其發而為之則渾而厚

變而為詩則雅而正溢而為駢儷則華而滋駢四儷

聯也駕二馬曰之駢儷一偶也華而滋者文之華麗

也無文有雲木虛四六序云云七友雲木虛用力於

此積三十年云云其四六序云四六詞人難能之伎

也變為疏榜尤詞人之取甚難能者蓋体格貴勁正

意味貴暴白句法貴蒼老便工於詞學者為之不失

於優柔綽約必流於怪僻鄙俗未見其能也四六塵

談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

字至十字對句呂成公求退衰侵尋甲子六十有三

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又云四六施制詰袁奏文檄以

便於宜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宜和間多用金文長

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

起於王斌平翰苑之作人多效之兼四六之工在於

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

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恰木祖郊記陶穀作文

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

黍稷奉惟馨之薦宋景文筆記文有屬對平側用事

供公家一取宜讀施行以健快然不可施於史傳余

修唐查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於傳者惟捨對偶

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令

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仇擊鼓非所

施云々盧氏雜記四六之作起徐康國初七大夫列

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亦揚文公筆力豪膽體亦

多變而不脫唐未與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

為江乃進士賦體亦亦吹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

又喜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首駢

固貴包盡題意而中間鋪叙尤貴包括無遺如玉牒

取紀非止本始終與而已至梅凡作四六須聲律招

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測亮上句有好語而

下句偏枯絕不類不若兩句俱用常語古人文字有

語似不連屬而意實相貫程文切不可如此楚楚洪

命曰四六宜警策精切前入授引經語欲合律度截
長為短避重就怪一字之間必加審訂東萊曰四六
看改王東坡三集石林詩話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
於對偶常用漢人語此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
代語不類如周顛宅作阿蘭若委約身般率堵
婆皆以梵語對梵語此取四六之對法而已 犯天
之惡而不顧取人之忌而不恤是故任山雖榮而不
貸其若若貧若取名雖富而不瘠其貧涉世雖艱而不
緩其死早世也由是而言食不知肯大虛之鐘鼎也擊
而食列鼎而亨富家之事也衣不及完大虛之文繡也髮不及華
太虛之壽考也士焉若此可以為士矣我々巾峰在
易即報翠壓江湖此言江湖之間諸寺諸山乃翁
恩寺也

也由是聲徹九天嘆翁被主者籠光也道行四海大虛居之不
數月而遽以訃告曰惡且息不施於翁而獨施於本
虛嘆翁逢時吾又未見天人之能惡能息也雖然能
貧太虛之身而不能貧太虛之道學能齋太虛之福
而不能齋太虛之才氣能夫太虛之壽而不能夫太
虛之詩文翁之而愈張抑之而愈揚吾今而後知凡
為士者惟恐天之不惡人之不忌耳犯惡取忌太虛
之勝天勝人者不在茲乎揚西湖之清風西湖挹北
山之爽氣北山繪太虛於斯文此言無文以西湖清風與北山爽氣繪太

繪太虛於斯文

此言無文以西湖清風與北山爽氣繪太

唐和尚於斯文章之中祭也繪者裁製乎此祭文之中繪出太虛和上誦出一生才德即是御影也落遺哀於百世以此祭文傳百世之下而落太虛之遺哀也

草堂黃龍心之資也

同

蔚然盛年儼然令器如鶴之羸此人不過於時之謂也如驥之

隸德賦之於天秋明春媚秋月春花媚得之於人霜凌雪

居氣象也十年出處奮直不賈進寸退尺一襟才力挫不敵

翎師戲機鋒不敵人也半榻白雲四牖秋意明以圖經四明山在鄞縣西南六十里四穴在峯上每天地隆霄望之如戶牖相傳謂之石窓即四明之目也或曰杖錫亦有四窓云

與病對墨與死為地取喪者命不喪者氣取殞者身

標準 自會法曰標之言表也說文本標末廣白卒也標記也毛自木杪也標幟老幟字增白柔教系帛於上準毛自之甲切平均一度則之

不殞者志士生世間標準道誼群以千百得以一二

百千之子佛法者如竹麻只透得者百厄哉吾黨矣

此善類情之所鍾云胡不祭晉王衍字夷甫喪幼子悲甚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云孩懷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忘情今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勸

雜祭

鹿門灯諱法灯字傳照嗣芙蓉措也洪覺範

維皇宋皇大也建炎元年高宗歲次丁未五月庚寅

朔二十日特叙復僧特叙旨也徽宗宣和年中易僧或為道士或還俗覺範逢此難

某謹以茗菓之奠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余後特叙旨也

道吾傳灯十四傳孫
道吾山園知草市孫
尋海昏人也性張氏
云高樂山儼也
石霜傳灯十五傳列
石霜山慶請草市孫
後新塗人也姓陳
氏之

之靈明安宗風續佛壽命直祿皮履幾絕而存至師

大振芙蓉東去隨至礪陽師芙蓉之法嗣也如道吾

智而有石霜道吾宗智也定東既化遷住鹿門定惠

勅号如青林度而繼新豐新豐洞山也青林度禪師

求偈師作偈曰長二三尺餘鬢々覆青巾不知何世

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今日此是弟三代洞

山主人師辭洞山至山南府青銜山住菴經十年

忽記洞山遺言遂住青林後遷洞山

雖牧万僧如教三四觀其規模寶覺是似寶覺禪師

嗣老南居晦堂麻門蓋於四方公鄉意合則千里悲

乏不合則數舍亦不住也開法黃龍十二年退居菴頭

二十余年天下指晦堂為道之

取蓋為末世宗師之典刑也重和改元髮僧宮寺

重和此号一年即改置和也徽宗之時也禪職之師

髮還俗也以寺時皆為道士觀也云々禪職之師

不曉事之良包羞惜死誚諛之極遂拜黃冠道士

咲視之泚其面顏誚諛者拜道士傍見禪嶺之下寶

坊幻出麻門政和禪師也燈禪師塔銘曰初定惠禪

歲蜂聚故窠遺垤十猶七入師師自覺禪師葦律為禪開叔未成而逝矣

礎蟄崖冬温夏涼崇堂層屋千楹照懸香風而吐月

搥拂之下五千指十年之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既考

間宗風大振云々又悵其兒師初依來山齡禪

其師此言定惠禪師之又悵其兒師齡孤化而無嗣

之者僧惟顯得其上自隱於南岳師以書抵長沙使者迎出以居菴菴禪師聞者伏其公貴其行有光

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今成千古薄黃在假渡落

無所

五祖自老參五祖演禪師

同

古人尚有不短千載

言千歲雖及師尚苟且氣冷相

合則何用對

何必面對崎嶇

遠來僥倖詐義為會坐

未歡然師不少待

言此死期不定也如人噬臍不及何悔

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之候曰吾甥也留享之

後君噬臍也臍喻不可掩渡莫陳意折心碎十方現

前去來無碍師豈真亡觀露如在

許先之俗漢

同

惟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效德富

才高川增嶽秀榮華之位也出播紳右用舍進

退有命有義一弁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貲五日而

至不貲無價也此許先之被謫於遠公獨不沾

也陽城陸贄陽城字無宗與增城隱中條山

陸贄為忠及別駕陽城為道及刺史無赦至須宗永

貞元年始得量移詔未至觸毒氣而死今許氏死後

知遇屋歸山丘平生華屋中今日歸山丘也

曹子建詩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歟山丘因慟哭而去

陸贄字敬輿年十八才進士德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有公知遇有公知遇棟有力者取屋破山丘取每北夜岳云此我累不信以可見則有公知遇之句公為上句蓋言吾願不死論地唯吾已知公吾為公好知吾我欣然而屋破舟此之云言死也屋破山丘為屋是云死

單義抄下

二十二

舟逃夜登沒蹤跡之謂乎

宜過舟逃夜登下世之謂也莊子藏山於澤藏舟於也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走昧者

寓詞一觴心折涕落

同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西蜀不為無聞年餘七十

以下壽慶之句押勻笑傲林氏不為無壽生有令子

趙君有善男子能信佛法稱人子曰令子褚淵嘗謂

任助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取謂百不為多一不為

三者兼有之耶茲山不嗣麋鹿野游十年之間百瘵

具修此言趙君元居之山人不嗣居凡以令子德義

之優故也余聞之鳥巢南枝狐死首丘趙君與覺範

謂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皆有慕故鄉之心也檀

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彼亦何知

能思厥由矧輕勢急道超然獨立者乃肯為之羞乎

嗚呼計來方里物故越種物無也故事等視此

如一瀝公之云亡非去非留薄奠生焉世禮則由此

祭文此亦隨也雖神魂竟無不知也尚能為之歆不

圓通秀訥弟子法雪寺開山也樞密蔣穎叔樞

官名也寧宗時為翰林學士同樞密院也仁宗朝奉賢良方正科云云

物故自會故字正屬言又前類武傳師古曰謂死言其同於鬼物而人親奉訪向之其高堂隆答曰物故故更之言死者無所復能於更

方外之友惟余與師方外友緇 骨支道講法花於
禁中一時名士駁
浩却超孫緝桓彥表王々敬仁何志壬坦
之並與結緇素友天下想見其標致也
一語投機師來長蘆真乃長蘆寺也師 我潛淮沂運
亦復交臂咲言熙怡我論華嚴野錄蕭公穎叔與
外之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
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元豐間漕漕上至長
而題方丈壁曰余元二日遂成華公解我於佛法有
大因緣異日當以此地比覺城東隆唯見佛眼者當
知之于時秀弁之曰公何言之易哉夫華嚴者圓頓
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隆則是比量非圓
頓乘又云異日且一真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方古
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
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
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知之異乎若待佛眼則

方外之友惟余與師方外友緇 骨支道講法花於
禁中一時名士駁
浩却超孫緝桓彥表王々敬仁何志壬坦
之並與結緇素友天下想見其標致也
一語投機師來長蘆真乃長蘆寺也師 我潛淮沂運
亦復交臂咲言熙怡我論華嚴野錄蕭公穎叔與
外之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
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元豐間漕漕上至長
而題方丈壁曰余元二日遂成華公解我於佛法有
大因緣異日當以此地比覺城東隆唯見佛眼者當
知之于時秀弁之曰公何言之易哉夫華嚴者圓頓
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隆則是比量非圓
頓乘又云異日且一真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方古
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
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
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知之異乎若待佛眼則

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公於是悔謝乃師為品題陷
秀示齊公以文祭之即此祭文也
虎機緣脫畧徑畦仰山峯黃蘗為首座南泉之語云
今此言秀禪師元為首座歟又猶有陷虎之機云
此陷虎機緣之下有悟處底歟 易為捨我先其往而
蔬莫致誠度其散之

舟峰庵主諱慶元字甫年結茆於舟峰下故号
有石如舟是舟峰庵主大惠之資也泉乃北山頂
參政李邴投大惠機契也
我初來泉塊然寡倚漢書註塊然獨處之自也 有謁
于門曰老比丘即慶 其出詩文鏘然琳瑯今洪覺範
是能文人也号古湯惠休宋武帝時沙門也善屬文
石門文字禪也 武帝余之選俗官至揚及

道猷等是自道安法師而稱釋氏曰釋道安也陽惠
休詩僧也此曰徐叩呀有書藉蕙以載籍書員也書
師能詩也

也故曰載藉也又載道也藉文字也初之說之時公
兼一字係禪見也後之說者以載與藉掛見之
才吏用此言師才德公而細用文字如吏之小官也
詩曰皆言澄觀雖僧孰與子俛晚遇宗師指木惠也

徒公才事用當今無孰與子俛晚遇宗師禪師也

芥相投千山不憚一鉢孤游圓覺抄云佛問迦葉從
佛提豎一針鋒使芥子投於針鋒此事難易迦葉各

言甚為難也佛言正因緣得相值遇更難於此也
才高者忌眾言所咻孟子云眾
日師金石不遷万物波流以金石比慶徒
以万物比妄徒佛法衰微

曰師金石不遷万物波流佛法衰微

得作得可也亦曰利
名句既者得小也
又作得可曰得曰
又作得可曰得曰
又作得可曰得曰
又作得可曰得曰
又作得可曰得曰
又作得可曰得曰
又作得可曰得曰
又作得可曰得曰

郭自會郭人徐曰
郭猶附也草木華
房為樹在外包裹
之也公羊傳入其郭
住恆之郭也城外大
郭也

裨敗相求裨補也屈跡府縣僂若拘囚公獨先覺與

道為謀再挽不出啟安岩困我老蒼真賴以忘憂有疑斯講有唱斯酬胡為捨我逝去莫留

白雲益郭明月無輪去來昨夢起滅浮漚唯餘孽堵

揭示千種師之去住如白雲

參學祭佛照參學江湖兄弟進某入室被某銀簡北磬

文云人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

嘉熙三年宋三月二十八四川成都利州瀘州兩浙

路浙東路也浙西路有該安府鎮江府安吉府常武
平江府嘉興府江陰軍嚴州等也浙東路有紹興府

先覺者
天之生
後知覺
後知覺
後知覺
後知覺
後知覺
後知覺
後知覺
後知覺
後知覺

衛及台及虎及慶元 **二廣** 廣西路廣東路也廣東路
府務及温及等 廣及肇府英德府韶及封

及德慶府修及惠及潮及南雄及連及新梅及南恩
及等也廣西路靜江府柘及邕及林及桂及蒙及廉

及德及故及貴及蟠及宜及梧及昭及賓 **七閩** 職方
及賀及化及容及雷及商及欽及等也 氏註

非熊避難於濮 **江淮東西** 江東路建康府太平及
其德分七種也 徽及池及寧國府南康

軍信及饒及廣德軍等也 江西路隆興府及及機及
建昌軍及江軍袁及顏及興國軍南安軍江及等是

也准東路揚及通及淮安軍高郵軍真及 **荆湖南北**
秦及寶應軍招信軍蒙及無為軍也

湖南路潭及道及金及寶慶府衡及柘及永及桂陽
軍也湖北路江陵府鄂及岳及漢陽軍常德府澧及

辰及荆門軍安德府復及峽 **參學比丘某與諸比丘**
及信及軍壽昌及靖及是也

衆炷香者茶奉微供於鄧之東庵佛照禪師拙庵大

和尚之靈 鄧山晉王也 **於戲師之取自立亦難矣哉**
東庵在晉王

方其外應庵之堂 慶元府晉王佛照德光禪師諷江
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請益有省後謁月

庵果應庵華百丈覆終不自肯適天惠一頷晉王四
衆鱗集師亦與焉大惠室中間喚作竹篋則觸不喚

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師擬對大惠便捧
師豁然大悟脫入及徂之室者大惠住徂山時師到

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孔子之事出
子則登東山而小魯晚入雙徂之室然後登大山而

小天下妄庸醜正救群困折不可奈何而後已卒能
橫翔捷出縛虎兇鞭龍象搏扶搖躡閻闔 指朝廷也

之寵 阜陵英主也曰 宋考宗之厲名也 兢業當
誠有善政之王也 兢業當

兢業當出尚書說
戒不自心自業通作
僕懼之危

陸放字務觀世宗為
秘道也山陰即越人
故翁越人也

如禪師之言釋氏資鑑云禪宗問佛照禪師自古帝
不委願陛下終終其道上帝曰兢史真隱帝者師也謂
其氣雄方丈其氣者佛照之氣也史真隱史浩封越
陸放翁山陰老舊也其氣者佛照之氣也史真隱史浩封越
序曰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考宗皇帝問答之語既
錄刻金石傳天下久矣晚居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畫
裏五會取說法凡數萬言為五卷遺待者正球走山
陰澤中請其作序某曰拙庵之道鍊梁大法無語可
也雷霆百世無緣可也又何以序為哉然五會之外
別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緣是不可緣
諸人談下語若也道得非有大過人一聖一賢焉以
老農讚嘆有分云云孝宗少真隱
若此他日行輩鼎立更迭而逝師則巍然獨殿諸老

錄一
法會三

大惠門弟子之中佛照尤少以紛々晚進競春爭妍

敵殿諸老也在軍后日殿持晚節於歲寒者也

種新露零一掃而盡必有零落時掃盡彼爭名之徒

於是時也方擊此之木蘭湯之宿莽是潔白之謂也

朝寒此之木蘭芳夕三盤湯之宿莽言取米皆芳凌霜

久之物也以此形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凌霜

斥雪以自怡收卷波瀾一菴至樂居育王忍死不取

寧居逸体今亡矣夫昧者謂其果亡矣有法門名無

盡燈真者皆明之終不畫則師長在而不亡尚何悲

焉鄉人祭瓊壞衲乃叔壞衲大瓊嗣蓬菴會今嗣

東山
演也

全

酬燕自會酬酒系
飲冷也又熟也又酬礼
部中固也冷也燕與
書度績成燕又廣也
又燕之和樂也高句
淋瀝秋雨集月或作
篇薰陶坡題力景
賦載春鳩詩云禾把
生於履中排句造物作
造化陶甄外熟陶人薰陶見于自存

大江以南狂瀾日肆問其津涯南知彼濟障而東之

聊資一戲此壞袖元在南方行佛法今來于東方時之駭慕已則甚耻

時之駭慕已則為羨者五合陳春千山舉陳來也

夫何道人相尋於五乳峯前雪豆山有五峯如乳石

松雲際開古叢林益侈乎昭陵之賜僧大起植杉石

本宋仁宗賜御禦篆金山寶殿額今有御書乃國泰

清淨四大字照陵者仁宗之陵名也蓋仁宗夢一山

不知何處覺令圖之朝臣奏云是不動聲色咸自化

雪豆山也以故仁宗賜額於此山於顛沛造次酣漉淋漓壞初之德沛然飽滿不知師

者為誰人為弟子存乎中形乎外者真實而已薰陶

發生春風和氣翩然西歸此道未墜下句康廬之陽

兮方竅畏佳廬山昔康俗居以方松在廬山番

陽之東兮月透清泚無乎不在與化終始之言隨造化

始豈言無此人乎番陽在饒湖

廬直院姓廬字申也直院同

噫浦江公廬氏居地登輩問答韻頑雲霄也柳文韻

今古優游德藝佳飛而上曰頑飛粵與神俱此人有

翻水文詞九河倒輪拍有過秦長揖子虛此言廬氏

誼之過秦論相如之子虛賦廬氏天拍駿騰渥洼漢

或作囑自會帳字注
馬融坐高堂施絳
紗帳前授生徒
後列女樂言此
人頃在也為教
授也

云大宛國多善馬是
乃汗血馬出處
翠峙碧梧碧梧為鳳凰之栖五
色真林以此廬氏有

文章訪孤山春詩未嘗復城市以此人比和靖也
濯西子湖東坡西子湖詩云若將西湖比西子淡粧
濃抹兩相宜此人如東坡作詩之潔如濯

起我摧頽借尋物初言天地造一
笑分携允華絳對
一咲而相別也九華山在池為絳悞馬嘯之
故事也此之直院頃在池為教授之謂也
之此必直院之弟先死歟
後廬直院亦令死也

在公鴈足在書契濶十年勤苦自毛詩死生契濶與
予同說註契濶勒若峻也
此且苦鴈行峻除鴈行被高名列班之行列也峻高
也除為舊官奉新官之謂也今言

得志於朝復來濶陰濶陰所謂靈隱之北
師嘗居于此故曰北策我故
廷也

吾我礪自云也故吾廬
氏也琢磨之義也
蓬萊道山指省
中也夜嚴漏徐種

穉賦詩雪稜糝糊北碕集廬山江雪夜約司直省中
出示米翁讀書煎茶種橘四詩索

危秘書諸名勝同賦其種橘詩曰青歷枝頭欲破香
秋遲風燥未曾霜枳實江北令人咲更誠仙山與道
鄉又直院蒲江公種橘詩曰小擘枝頭滿袖香累累
秋實正宜霜每來長是移時去為尔風流似故鄉餘
三篇唱和黎明綉鞅黎明綉鞅
即云平生之朝參也

并見本集
駕綉鞅於馬朝兼明殿也三
輔黃圖未央宮有兼明殿也
潤色誥盤書之周
誥發盤章明

典謨堯典舜典或禹謨演雅演雅言
演風雅
之詩簡其繁也續以淺切長也上聲山谷有演雅詩
續與演同簡大也繁多也命騷命自上成敗下之意
也評李賀詩曰賀二十七死矣使貧少加理金奴僕
余騷可也云云言以詩言則離騷亦為僕之謂也

注如字下異本首以一字
然則可讀如鐘又亦
字下異本首可字和

百身詩黃鳥篇復蒼
者天之職我良人如河
贖百其身其義云此
奄事之死可以他人贖
之者人皆百其身謂
一身百死猶為之惜
善人之甚人

長白會餘也又刺人
晉書平生無長物余
云色身
朴自會覺自機說
木素之又質通作
朴言宜信

至言百身復蒼黃百億
異本以百身復蒼黃百
億在何半是
又詳字即半

部折分別之義折作
折可致折玉思秋切分
也破木曰折新折也
隻切較手也非支欣

用不及天澤不及敷志不及行菴不及獲百身莫贖

嗚呼天乎

妙明居士

惟靈之生惟一真實此惟一真實之外一真實外孰

非長物長刺之心本之以朴守之以質確乎其心可卷非

席凜乎其志可轉非石毛詩云我心非席不可卷乃

於鄉評無意無必論語而於宗黨非矯非激此於鄉

之中雖聞于善惡之評也意不認之也又於子孫衆多如一獨於空寂

投膠於漆言信佛法昧者不知謂其佞佛不受接

同

福豈妄得晉何光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不吝家財遠

各阮裕戲之曰鄉志大宇寅勇邁終古問其故裕

日我圖數千戶群尚未得鄉圖心佛不亦大乎時都

焯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克與弟集崇信狀悠然獨見

氏謝方機之日一都論於道何佞於佛

之見判然剖折寺起百瘼修寺橋蜚千尺造橋路險

持平言使險歲凶加恤有餘是損不足是益起以勤

勞享以燕佚安佚不自圭之智觀時變人乘我取人

取我弃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用謀孫賓吳起之

用兵也故天下治生者祖楊字行或謂子之治產業

不如丹圭之富註白圭陶朱之術范蠡浮游出齊變

亦丹圭名丹字也陶朱之術生名自謂鳴矣子

耕于海畔若身戮力父子治產業致數十萬齊人聞

禮義少下

三十一

可卷一
可轉六
卷展轉
白田之平
非
正留

鄉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敢相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閑行以去止於陶以為天下人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自謂隱暗合孫果不師

其跡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閭者兵法十三篇論在德不在險也我万里客一笑莫逆胡不百年交

臂如失酌此一觴為鄉黨惜英靈不死爰昭爰格

同事祭勝維那

陀那也刪去三字從畧此云悅眾也又十誦律云以僧坊中無人知時打槌推又無人塗治掃洒講堂會處無入相續鋪床眾乱時無人彈歷等佛令立維那又聲論翻為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也

肇淮海

綱維 綱維云寺大綱也成下寺ヲカシラセ也最林礼法ヲ維那ヲ出也去程老成人ヲトラス成ラヌ

剛大 孟平公孫去何謂浩然之氣曰維言也其為氣也至天至剛以直報而害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注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逆接美矣地之正氣而人得以此

綱維之司叢林禮法躬自出者非江湖老成無足以屬眾之觀聽君任斯責歲序將周可謂能事畢矣烏乎生死交謝凡遇有亡僧維那必昔聞君誦之於人今見人誦之於君可不哀哉奠以斯文誠見同列

千壽之

同

烏呼惟君之初受氣剛大拔類超倫有能有解見義勇為替疑著祭塔寺之餘游方之外一菴高卧包含法界脫履掉頭曾無留碍万壽果汲淮海耶一枝相待如鶴鶴巢爐火再開年雨床夜對空諸所有

著祭者謂用之以祭也又曰名私云卜宜

生者入其体段本此

惟懷楊子震風凌
而後後知其屋之為
惟懷也鬼政虐也
然後知聖人之為郭
郭也注復大也惟懷
蓋西後之在滄昌所
在正懷

見弟衆丁信為僧之謂也夫為僧者見金石可銷此

願不壞天何一疾無聲三昧古靈師遷化告衆曰海

師儼然而逝矣踰七望年孰非邁

老歲晚天寒叢林凋瘵失此老成併懷何賴切衣中

噫我與君出相行黃粉義情深時禱于豐沛枌榆

非同父能顧影殘陽殘陽謂下世所謂桑榆暮

也曷勝感慨矢祭以文對君猶在

高輦院高姓輦院官名也小司徒中大夫二人用

天之生賢有物有則物仁義禮智信也性純粹而中

和氣剛大而正真能潤屋而克家子周易蒙卦九二

渴如焚溺積厚惡於鄉閭凡家感而戶激受天爵之

既高善不倦是也漫乘田而委職乘田司苑圃

此人有德而居季方逾於縱心疾一至於

此昔在古人之云亡孰不為之痛惜我與公之鄉契

義不形於儒釋四十年之出處情每同於休戚休戚

也竟舍我而先之拊哀傷而何極嗟有生之同盡亦

猶今之賦昔原金鵝之獅徑獅徑恐是其地名如仰

也

軍義抄下

三十一

山獺徑詩淮海行狀住天台六年退居吳門晉院高公以養延師蓋此與又淮清集有高贊院詩曰人生七十在難過賢德如公未足多晚歲傷心非故士東列有淚是恩波有青松護境雲成蓋白玉遺篋世不磨湖海舊遊終踐約夕陽未此掛烟蓑松萬木

謂青松護境消日吉兮月良將安居於北城倚南牕

而息陰上取謂金我寺師住持寺傍高氏平皦斯言而

敢食斯言云矢心以詞公毋我辟

印徑略侍郎印姓徑略侍郎兩官也蓋印應飛云者與同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斂我君子豈非天乎室今我公

挺特魁梧無適無莫不詭不流駭危太昂古有今無

魁梧張氏傳臣師古曰魁大之梧者言可驚悟去言自會去色遇句梧五故切魁大與

注此字異本作札字不與入異本不能容也其在見疏二字異本

端委立朝端委冕服

天子左招文字儒者上曰吾欲云汲黯見疏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嘿然

變色而罷保障義流

字次公守潁川外寬內明治為天下第一吏民咸稱

神明來蘇二字書仲也漢我后之來其蘇注蘇復生

也自漢黃霸為潁川太守仁風大行治有殊政嘉

禾生於府鳳凰集其境宣帝美之贈金二十斤也

整臺南親師太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

國幹腹南歷邑杜之境南至靜江府一軍從江圍鄂

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

為宣機視師江上高達印應飛守鄂北兵至鄂州城

危在頃刻云々塵整臺南者此時之事與能之可見

置義抄下

三十四

循牆在任云云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
此正循牆云云至再
ト前モハモツムム

荷蒙那餉梅抄云云
為漕官散在囊中物
餉那中七那餉云云
亮口饋也自家野曰
餉那中人物トラス
餉ト云云

之兵亂與非陽之兵亂比之也鄂城之蛇豕此蓋謂
印公嘗為鄂州知府蛇豕者謂封豕長蛇也皆盜賊
之稱也此理宗開慶元年兵至鄂州城危在旦刻
北兵焚燒城外民居山歸然一壘未幾高達印應飛
引兵來賈似道駐漢陽軍為援而鄂州固守不下也
唐天寶中祿山反張處守睢陽縛蒿為人刻蒿為天
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卒如金中之魚蛇
豕相沸許遠與張處同守睢陽專治軍糧戰具城陷
死之睢陽至今祠享号雙席也云云宣宗時圖豫凌
烟圖張網賦更降之日苟全性命如魚在釜中也
張亡許死我獨全鄂勝之獨全鄂州之鄂郭也
銘切書烈海竭山枯言縱合海山竭枯哀金加撰尺
卷寸舒哀金立碑刻銘皆以金貨成之言印江激澄
清廟植還具惟帝念切漕領洪都循牆至再江漢處名也言

為江西之轉運使也循牆固結連漕之任不能免故
為辭與循其藩籬外也左傳昭七年正考文三命茲
益共注言高位益共其鼎銘曰一命而偃注腰曲再
命而倭注背曲三命而俯注俯身於地循牆而走注
不敢當正天聽未俞言印氏雖謙位天子遂不許也荷蒙那餉
漕官時散囊中之財而餉于郡中也也佩之印也胡為不疾
夜壑舟趨注見地不可扣天不可呼造者孰是化者
誰歟相頌誰補列子相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
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
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
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只使墜示不能有所中傷云云此言印氏之平生有
大功於天下而今死疆圯誰扶高宗紹興十一年秦檜為元僕射主和議

左木以書於於權曰余朝夕以和議而兵飛方為河
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搆成岳飛罪遂赴獄擢姜
誅飛和議遂諾十二年劉唐烏乎已夫々々賴有王
鄧州入于金盡淮中流為界
季指弟也蓋印氏有弟與周大王子泰伯少弟季歷
生文王故大王病而托採藥於吳越不及大王薨
而季歷立故至文王也
同聽傳臚集英殿唱弟曰皇
帝臨軒宰臣進三
王季猶言金昆王季
名卷予讀于御案前用牙篋點讀畢宰臣拆視姓名
則曰其人閣門則羨之以傳于堦下衛士九六七人
皆齊聲傳其名而呼之謂臚傳亦謂達殿雷閣門實
鴻臚鄉也云々叔孫通傳臚勻傳云注上傳語告下
為臚下告上為勻也禮句注臚傳也書林
科弟之類折殿榜唱名臚傳
兼旨鈞樞指兼相也又迂太守之時王季
受兼相之命也鈞軸也樞機也家聲益振
可恤諸孤印之子也王季
宜恤之謂也惟我與公我淮海也公者
印也共通州人

生同粉榆如垣如麓非墨非儒言墨子與儒家宜相
嫌今師與印氏不知
出處憂樂寒燠不渝言盟不變
之謂也丙辰訪別宋理宗
寶祐四
也年四載之餘江山叟阻歲月交筆歸見老村青眼雪
顛身雖向老義重如初豈謂死生只隔朝脯生住異
滅四相消息盈虛無用解空落消息盈虛故
無用解空也有渡埽如
君蒿萋饌禮祭義君蒿悽滄云々注君香臭也蒿祭
出良也萋者蘋蘩荇菜等也煮于魚潛之
也薦之鬼神者也又萋擇也莫比生芻徐稚字孺子郭林宗有母
憂稚吊之置生芻一束於
高士徐穉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必南州
如一慟永訣絕復再續

禮義少下

三十一

大惠年譜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惠車中示寂于徑山明月堂皇帝司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庵賜諡普覺公名室况云孝宗皇帝即位之九月詔師向弘法大意適師卧疾特賜大惠尊號以爲厚哀電云云身壽詳

大惠塔

名宗果字曇晦塔曰寶光在徑山明月堂之後也

珍藏叟

師紹興間語觸秦檜置之嶺海瘴鄉

秦檜紹興年中居相位也字會

之十。八年居相位以和議誤國也大惠年譜紹興七年詔住徑山十一年辛酉在徑山是年四月侍郎張公九成以父卒哭登徑山脩崇師陞座因說圓悟語張徽猷昭達為鉄剗禪山僧却以無垢禪頌禪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子細拈來看當甚其皮鞞次日侍師請說法台州弓因禪客致問有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劍一揮万劫疑情悉皆破之語未幾遭論列以張坐議朝廷除三大師事因及徑山主僧忘而和之五月廿五日追牒貴衡烟云々後復召還先量移梅州又離明州育王山專使至住持又被旨迁徑山後考宗皇帝即位賜号大惠禪師以爲慶龍

如居堯率院內宗社有息權姦自斃

佛法依有守護秦神檜不幾而

死也斃

群

電々象群

擁金錫之來歸六丁

天使六人也老君六

甲符云丁卯神司馬鄉丁丑神趙子士丁亥神張支通丁酉神藏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巨卿見黃庭

經

倒天河而解西碧眼胡勤演端會神而明之

千古無對 達磨眼有紺青之色故稱曰碧眼圓悟勤

而明之神機辯拔雷霆駁奔聲名與秦華俱弊議之

毗蟬撼山贊之太虛生醫一香拳公自訟自愧

尤木石 尤姓木石字也名焔晉陵人也此蓋當

昔大惠師道鳴東南率先伏膺最先 橫浦紫岩 繇是

徧交渡江諸老 皆服膺木慧者也黃浦張九成也紫

張九成字無咎自号橫浦先生張浚字德遠号紫巖居士

別與此二子依服木惠大惠亦徧交渡江鈞黨牽

之諸老也為之木惠之法道彌繁昌也

連優游嶺鳴被彼鈞鑊而迂梅陽也至今微言大惠錄十

藏流行卷八皎若日星公忽開卷如暗得燈錄有所解也

云遂登蓬山乃掌大史任朝之大史之官也後漢書

家蓬萊山注東觀經籍多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

經秘錄皆在焉又鄭氏談綺秘監曰大蓬仙臺蓬觀

皆秘書監之別稱也大宗於宮城之西門建文字館

以待四方之士号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

金鑿雁制殿名也應主倚馬万字後才之謂也世說

唐李自嘗曰請自裁方言倚馬可待平生補交

用功最深群媢眾嫉獨天賞音至者獨寶祐一疏據

經引義申救大臣惟有去耳實祐宋理宗年号此年

救之耳言只救其罪不思其功大臣被罪尤木上疏而

也惟有去耳者孟子之語也疑公前身即二張公

與大惠師所立一同二張公者張九未劫浮榮磨滅

誰紀人間榮華誰其紀之只有道之德晚節芬芳公

真不死尤木道德之芬公於大惠世異心通儒喜詆

佛公愈推崇此紫岩之銘過者必或所謂紫岩即撰木

軍過者必倚或木恭敬而酷哉秦火毀珠墮壁秦皇

讀之與軾同用之也焚書事以言秦檜焚碎紫岩公重感慨伐石再鐫着

所撰塔銘也珠壁云文章也碑陰之奇翩然列仙傳琴高鼓琴行激彭

語未了事誓也祖之術浮真州涿郡間

秦火虛由云秦檜紹興
二十五年荒二十六年大惠
被旨復淳孝宗隆
真元年示寂詔與三
十二年而段元然則秦
檜死後八年而木惠
示寂檜崇焚塔銘半
是蓋示寂之右塔
銘崔兵火平

百余年後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鯨來祠屋里有某
又觀之一日復入水去云々暗用李白之語也
壽昔親奉塵尾共談論霏屑水座晉胡毋輔氏字茂
佳言如鋸木屑霏々不絕國王證曰茂國吐
矣冰座者清潔之謂也 墨妙堆倪仰之間事往
迹陳轉盼之間分死與生則死者為昔更幾百年後
生斯人

參學祭無準

觀物初

年月日徑山堂頭和尚佛鑑禪師訃臨終泉訃告衆
在靈宋理宗九年己酉三月十八日示寂江浙湖淮七閩二廣參學比丘某率長具饌
馨爐瀹茗拜手替首而奠謹昭告之曰東山之道如

奎壁師行狀云皇帝
親御宸翰賜額曰
百年正續云而四教百
步結庵區為敬藏
所上建重閣秘藏
後先所賜御翰上
因而嘉嘆賜匾

日經天五傳至師天寧圓悟禪師童密庵則龍破庵是五傳也而至
師愈大其傳矣花眼活制雷機旋一音孤唱衆音失
妍指世惡如聞天籟如鼓視絃印笈以獅子之筋直
以此道陳于帝前帝曰俞哉俞然也被埋宗之徽号
賜旃師曾入內陞座壁之華照耀雲烟云宸翰義
御書正徽号者佛鑑也沈々方間沈々深冠冕絕顛一再新之丹明
碧鮮成於譚咲他人所難四方望師趙州存年存年百二
合彼離此彼道也咸有賴焉孰謂象武象武濶步
而不少延此句意誰謂佛鑑於濶步不少留也嘆之

句而發 龍漱月落劍閣雲寒 龍漱指巫山之龍井也 龍也 此二句上二句前意月落云雲寒云一片豪情耳 而無眼也上後意以龍漱與劍閣風月今古不變之 義作無準眼目者也 措摸安在我心怡之 能以意可視

諸門僧祭錢辰州 多造小寺於食邑中置僧眾謂 之諸門僧言錢氏門下之僧也 同

叢林盛事啟其本和尚南台人嗣昭堂遠有叢林俊 篇論議當世搖尾乞憐者詞意甚超卓圓極本神 師親為跋之後輩入眾不可不知其文之曰本朝富 鄭公弼問道於投子顯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 碑於台之鴻福西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 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且晚歲知向佛道 之如此而顯必有太過人者自謂於顯有所警發士 大夫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於猛利期於徹證 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文都尉見廣惠璉石門照井 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斑々見諸禪書如揚無為之

文孰一言誰合我如 此不也哀情錢氏三亦 梅下下意錢氏使如也 景謂此言如何已哀傷 在末此言此俗送 空寂是安梵樂是 趨走孰使然也孰 着眼 以性一言長報至胎 之義之梅云以育育僧 無也海育二字以德沃 化育人之義之 駭駭景謂駭駭揚之 二句受上富貴而言 百里受上壽考而言 言共存生時也

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 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季漢老參政呂居仁 學士皆見妙喜老人休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 逆順雷揮電掃恍畧世俗拘忌覓者歛社辟易固窺 涯淡然士君子相求於空寂寂寞之濱擬栖心禪寂 發揮本有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措摸專喜謾媚曲求 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為長老往往書刺以移門僧奉 前人為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憫笑而恬 不知耻云此言於諸門 僧之故事也云々

婆娑林泉既方其福空寂是安林泉是趨 規矩僧法則人梵矩奔走之 知同 靜居

思之使孰使然 下意辰使 以溼以育 辰州溼溼於佛 法而育養僧眾

也 魚兮在淵 備用中庸之語 有來應源 辰州自祖父 名士富貴之

也 故源深流長 富貴壽考乃理之常駮耳華途 周穆

誓微一會得物初種
可為神勝貨也景謂
我字作物初見則
意狹矣作祖師字
然我于禪宗一

忠獻再傳十八史略
宋拓與宋史史浩為右
相張俊樞密使贊
仰江進逐小代浩不
與其議字宗喜定
五年錢家祖為相史
彌遠累迂与家祖
亦相家祖能弥遠
相史浩為相史弥遠

駿之中也此言借用穆王乘八駿用行天
下而云辰列死華途穆王行途故譽之云揚其
馬萬里非遠止於一朝行黃泉万里之道盛德不留

百未一施豈惟門墻路人嗟咨米今賴繁豈惟我等

街談衢話厥方可羞誓徹我禪以資神游生平徹我

定資幽冥神游又云言悟
吾向上禪可神遊云々

史秘閣史秘閣官也

忠獻再傳史氏之子也恭敬家嗣家大天球粹温天然粹

晚蘭臭味寡於言咲謹於操履晚十二畝或動閣

源委說文云隨也委者徐曰從女子從示者也鉄曰

始終不壞

委曲也取米穀垂穗委曲之身高源委者根本也又
云源委者字記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或源或委
也源委河也委者海也流所聚也言源委者始末也
以水言之則以川為根源以海為末終者也川言源
海言委也事之始末也此肯堂奮書嗣父業之謂也
言史氏勲功之始末也肯堂既底法厥子弗肯堂別
作室既底法厥子弗肯堂別入大尹幕宋拾官府也
肯攝又美母堂余與

日字初識如泰山雲觸石而起謂終作霖膚寸而止
羊傳曰雲觸石生層寸合不崇朝而遍天下獨記慈
者太山雲也將謂作霖雨何層寸而止乎

雲屢挹玉時挹於入及酌也載色載笑邂逅載色載
言語熙熙接山林士日僧感念疇昔一屈伸臂轉車東
恨也輔倉旬反喪車也載極車也此蓋史氏在他方

死葬于故鄉與此人相別者只屈伸臂之間耳

明義

四十一

桑梓改術之白會
上邑梓說文樹之名
豫章詩維桑與梓
必恭必敬止桑者母之
所宜梓者以代髮髮
父所宜也

桑梓窀之倫也
也窀音父夜也
說葬并埋也
也窀音父夜也
猶長夜也
又云祭禮也
何以
薦枕擯芳沼
英風凜然
何終何始
莊子云
不忘其
終終死始始
沼也
說文也
九傳沼也
毛注
疏沼者池之別名
曰沼也
生也

禪儀外文集本抄共終



寬永癸未九月吉日
二條通玉屋町村上平樂寺

開板



20
1643

